



序

古人云文以載道今之爲文者類皆襲史漢貌唐宋
剽竊膚末以盜名否則雕績塗飾支離怪誕甚或以
俳優諧謔攙錯於其間求一顯微闡幽揚清激濁大
有闕乎世道人心而與道合者蓋什百中不一見也
鄉先輩胡象三先生曾於津門詩鈔中讀其詩見其
寄託遙深意致清曠望而知爲隱居樂道之士求其

讀書舫文鈔

一

文集卒未一見心竊憾焉歲乙丑先生元孫小帆姻
丈取讀書舫遺藁手自抄錄將付梓人不憚千里走
書索序公餘之暇反覆披閱知先生之於文也不事
雕飾脫口而出傾吐其胷中所欲言期於詞達而止
每遇忠孝節烈雖庸夫俗子亦必推闡盡致極意表
揚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親其事而禮義廉恥之性怦
然有動於其中此誠有係乎世道人心者古人所謂



載道之文良不誣也予生晚不得侍先生罄欵今復
作風塵俗吏軍書案牘日益荒落其何以答小帆船
丈之命然不敢以不文辭者誠以近世士大夫家子
弟生長驕貴競奢華爭田宅先人手澤雖糊壁覆甌
不少惜小帆船丈爲先生之元孫也竟能舉先世散
佚之文集而成之其文其事皆可風矣或謂文止二
十三篇毋乃太少然前人如羅鄂州王長宗文雖少
卒不可廢蓋文期合乎道而已又何取乎多哉

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春三月天津後學趙新謹序

讀書舫文鈔

二



讀書舫文稿目錄

驅蠅說

閱徐熙百花圖

記夢說

孝子水小記

磨鏡叟記

鬼孝子傳

讀書舫文鈔

李廣班超論

讀史偶記

三國志論

嚴黃兩先生詩集序

郭璞辨

朱烈婦傳

余武貞公議

伶人吳大成小記

衛武公辨

跋長干行

張長史墨蹟記

題門也陳丈印譜

馮坦園先生塞外草跋

芸書閣贍藁序

讀書舫文鈔

歷代紀原叙

江上吟叙

少陵詩話纂叙

讀書舫文藁

稽山胡捷象三甫著

驅蠅說

蠅之爲物可憎哉不招卽來揮之不去營營几案間必盡驅之然後快夫驅之良是也而所以絕其源者又在於務潔以塞其趨附之路使我室無可致蠅之物斯蠅之至焉者寡矣國家之於小人也亦然夫小人之挾其材若智者恒伺朝廷之隙以自售朝廷好邊功彼卽以禦侮之策進朝廷急國用彼卽以生財之計進朝廷喜苛察彼卽以訐摘之術進其他聲色玩好神仙土木之事要各以其類應迨至其術售而中其蠱則招致僉壬而羽翼成盤踞權要而威福盛國家之事遂至潰敗不可收拾然後柄國者奮一朝之忿思欲耨而去之微論其不能盡驅也浸假而克

讀書舫文鈔

五

盡驅之邪正之相攻擊恩仇之相報復一進一退之間而國家之元氣已殆盡矣又况易進而難退者有萬萬不能盡驅之理是惟大人者持之以公正鎮之以寧靜與其多一事不若少一事與其興一利不若除一弊守祖宗之成法抑僥倖之覬覦彼天子寧令其憂有餘而生儆惕之心毋使其樂有餘而啟嗜好之念則小人者縱欲挾其材智以自售而朝廷無隙之可伺亦必斂其鋒而待命於我此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爲拔本塞源之論也君子曰吾於驅蠅而得禦小人之道焉

閱徐熙百花圖

徐熙寫百花圖共一卷宋內府御物也前後有政和
宣和御押卷之始末鈐邊處爲史彌遠圖記夫徽廟
寵任奸回縱欲自佚花石寶玩盡入良嶽天下騷然
遂釀靖康之禍猩袍玉帶流落遙塵帝王之慘至斯
極矣而此卷經兵燹之餘得留人間復爲史彌遠之
秘玩夫彌遠獨相二十六年位重任專使稍有人心
者恥祖宗之仇未雪有執此卷而爲之流涕者矣乃
招致僉壬擠排善類致天變而不知置強敵於不問
而宋之東南一隅益不可爲矣此宋室君臣之闇陋
閱此卷而堪三歎者也至於畫之寫生妙手盡態極

妍洵屬神品姑不具論

讀書舫文鈔

七

庚子夏六月在讀書舫閱名山志以滌暑每至山川
雄麗豁壑幽邃處輒爲神往不減臥游也一夕夢至
一所丹崖翠岫環列江面風景殊佳忽一黃冠携予
登高閣觴以酒閣凌虛若浮動傍一大樹枝綴繁花
亦不解是何名黃冠曰可留句予顧而樂之欣然吟
一律相視互笑遂寤尙憶頸聯餘亦髣髴因摩而續

讀書舫文鈔

八

之曰百尺層樓倚太空赤欄杆外渺無窮遙岑滿眼
送新翠夕照盪胸鋪遠紅撲酒花香吹老樹墮江雲
影趁歸鴻道人微笑指天際鐵笛一聲滄海東昔東
坡夢中得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
後遇參寥而證其事豈予夢中所得後亦將有遇耶
則黃冠其卽參寥之儔匹矣抑或思之所至境以成
焉讀書興歎之際有神會處耶因復系一絕曰曾爲

林泉賦遂初夢中雲水未全虛他年留待吟詩客好
向山靈乞券書是爲記

讀書舫文鈔

九



林泉頗滋疎夢中雲水未全虛
他年留待吟詩客好向山靈乞券書
是爲記

孝子水小記

余友王亦爲擅岐黃術戶外乞方者屢恒滿有趙姓者小民也母老而病求治甚哀亦爲憐之時爲就視授藥餌不取其直趙固貧氓計無所酬素鬻水願卽以水爲償亦爲固却之不得已日以二斛供茶爐余嘗坐其齋見其輸水狀踴躍懇至神致悅樂與泛常售錢自給者有異怪而詢之知其故爲之三歎嗚呼

讀書筋文鈔

十

吾見人之爲子者親病寢床褥積厚鏹莫肯破一錢以充醫藥費且有視其死而莫之顧者矣以視夫甕牖之子奮然不惜其力日輸水以求救其母其人之賢不肖爲何等也以公之術濟彼之誠母病其有瘳乎余因以孝子名斯水亦爲曰甚善亦爲固好客衣冠之族品茶清談者無虛日味斯水其亦將有感於

心耶

磨鏡叟記

庚子春余友人得一鏡於天津市中徑規不踰二寸厚僅寸之二面裂一壘細如毫髮痕不透背環背數十字類蝌蚪文不可識紅綠燦然古色可愛一日呼磨鏡叟去其垢叟熟視良久詫曰郎何由得此此異物也友漫應之曰然叟笑曰郎知所以異乎友無以應叟起曰來諦視之持平就牆壁映日光其背之文

讀書舫文鈔

七

紐斑點畢露於光中咸大駭異叟曰斯不宜數磨慮傷其質語畢飄然徑去夫鏡之志怪者多矣如蘇威家藏之軒轅鏡治疫癘殺魍魎辟水火月蝕則有聲而光暗退乃已而陳仲躬所得之敬元穎師曠所鑄夷則鏡也始爲毒龍所役終能自通姓氏求脫身於井隨之終身給所欲其事固難枚舉而此鏡之光映日能透其背殆亦希世之珍也惜余淺陋莫能探其

旨獨是叟者挈一奩僕僕風塵中博數錢以自餬其口而乃鑿物之精如此見卽知其異立指示其所以此其胸中之所蘊當必有大過人者詎止識一鏡哉使當時進扣之則所聞當必更有異豈僅明一鏡之所以哉惜覲面失之賢賢中遂不可物色余每以爲憾吾聞古豪傑之士挾奇材異能不得志於當時者率多隱於賣漿屠狗之流以自晦其迹磨鏡叟其殆

讀書舫文鈔

三

近是與

庚子冬余過杞霞書屋與椒峯宋丈茶話久之談及鬼孝子一事甚怪聞中有甲某乙某俱以賣菜爲業未幾甲死而家有老母一夜見夢乙曰母老無養願君常荷之外多負百斤分其餘以贍老母之餽粥乙以力不勝爲辭甲曰無庸我當陰助之俾君克負荷翌日果倍載無所苦遂如其言終母身而止余聞之

讀書劄文鈔

三

悚然曰孝之道大矣哉鬼尙如此人當何如吾見人之有親者矣或蕩於狎游而不顧其養或敢爲非分觸於法網而不得養或惑於妻子甘忤其親而不致養皆不孝之尤者若夫以養稱者其自奉也侈而其事親也廉其待妻孥也厚而其待父母也薄是果可謂之能養乎而更有處兄弟之際析箸異居分膳其老較月計日苟非己所當養雖簞食豆羹不得妄入

親之口且有視其親如贅疣指畫詭譎使親對食而不下咽者此其人誠禽獸之不若而儼然名之曰人嗚呼使此鬼有知能無齒冷於地下乎且夫鬼者渺渺漠漠無形與聲而茲乃靈爽若此吾知其生前必能竭力以奉其母先意承志曲盡其孝養是以其身雖死其性猶存較之席厚履豐茫然不知孝之爲孝身死而與草木同腐者爲有異矣古人嗚諛墓者謂賣菜傭死亦當有碑傳嗚呼賣菜傭之鬼有此詎不宜表章其孝之至死不衰以爲生不爲賣菜傭而不孝其親者勸哉

讀書觚文鈔

李廣班超論

人臣有所建立其功業始終之際禍福倚伏之端雖不可因其成敗而遂加軒輊要各視其器量之大小以爲盛衰吾讀史於李廣班超得之矣李廣放廢時夜獵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將軍猶不得夜行况故將軍乎卒止廣宿亭下廣啣之後起爲北平太守請吏行尋殺之夫吏之呵廣過矣而廣殺之不亦甚乎廣之殺吏在故將軍一語廣自負不世出之才不得見用其胸中常有憤憤不平之氣而故將軍一語適中其隱此廣之得志所以必殺之而後快也然使廣視功名之黜陟若寒暑之代謝漠然不加寵辱於其中則亭吏者小人也其言固不足以汚我耳况存芥蒂於胸哉且廣嘗誘羗八百人降而殺之大抵其人慘刻報復之事居多卒以從征失

道羞不對簿遂自剄死吾故表而出之以見人器量
狹隘不能容人之過而卒不自善其後者班超都護
西域李邑畏送烏孫譖超於帝帝不聽卽以邑付超
超仍遣送烏孫徐幹請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譖我今故遣彼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
忠臣也嗚呼讀其言何其忠厚和平而有仁人長者
之風也夫帝以邑付超令受節制超之殺邑直易易
耳然使當日超殺邑軍中詎止一邑哉藉令更有譖
之者能保帝之終不聽乎且人臣之於君至流言不
信卽以譖者相付其得君固深矣然亦安知非帝之
嘗超卽此以何其動靜乎大將擁數十萬之衆久居
閩外而必殺一譖我者以作威福吾恐帝之疑不待
再譖而已深也超卒遣邑而譖不行非惟忠亦且智
與厥後超立功萬里外生入玉門以功名終吾又表

裴度相憲宗平淮蔡賜以玉帶公臨薨手表曰內府所頒天朝之賜既不可相從地下又不可久留人間遂上之寇準佐真宗征澶淵退契丹帝嘉其功以通天犀帶賜之公南遷之將薨也促家人取帶至繫之拜謝畢而逝二公所爲雖不同然其出於敬君愛君之心則一也晉公以天子之錫非私篋之珍不可褻

讀書舫文鈔

六

也遂上之此之爲敬君萊公以帶之所在君恩存焉斯不可忘以殉此之爲愛君敬與愛雖有殊而同出於誠則無異然以予觀之晉公之德優於才而萊公之才優於德故晉公表還玉帶似有歉然不敢伐善之心而萊公以帶殉身也似有旌其功於泉壤之意敬愛同出於誠而推其微又似有別且吾聞人之生也正大不阿故其死也湛然不亂如晉公萊公得之

矣乃奸如丁謂而亦預知死期日飲香水一盃而卒
斯又不可解雖然君子之於人當觀其大節苟其人
忠義昭然即死無異於中人亦不以其故貶賢不然
奸回邪佞而死有他異是又君子所存而不論者矣

讀書劄文鈔

九

我回轉面而哀前時是任親又護子世存而之
忠義昭然即死無異於中人亦不以其故貶賢不然
奸回邪佞而死有他異是又君子所存而不論者矣
矣以我時上臨而志所賦我眼目增香水一盃而卒

夫代之有史所以持平於一人而取信於萬世者也
史而不信何以史爲微特失當時之事實并以惑後
世之聽聞吾於陳壽三國志其一二大謬處有深憾
焉夫昭烈以帝室之胄崛起西蜀衍漢數十年之祚
壽不知所統而以三國並志已失尊漢之大義矣然
賢如溫公而猶以魏編年此姑不足爲壽責至載關
侯向操乞秦氏婦屢以爲言操疑之遂自取侯啣之
累欲殺操而不果車騎將軍凌虐部曲殺人之夫而
奪其妻嗚呼此其事雖儕俗之流稍有血氣者所不
屑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關侯車騎忠義大節昭昭
千古其正大之氣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壽
乃以庸流所不屑爲者欲污蟻其行天道有知應殛
其魄於地下矣若其論武侯而以將畧非其所長夫

算無遺策之司馬懿每觀其營壘必歎曰奇才而才不及亮之姜維受其遺教猶足爲蜀二十年之保障此其將畧爲何如况武侯爲王佐才固非特用兵如神而已斯不足與之深辨者也大抵史之信也在至公其能公也在無欲壽嘗索人十斛麥當爲立佳傳則其所褒者可知而壽父參馬謖軍謖誅壽父論髡壽之偏惡橫於中其於武侯關侯車騎濫肆其詆毀者有自來矣嗚呼是固可謂信史與獨怪千餘年來作史之才代不乏人曾莫一加較正何哉此其故有二曰無徵不信也曰代人年湮也夫吾人欲駁古人之非當必明己之是而吾之所云是又非可托諸空言以自是也必執遺編舊籍以爲據而三國志之外別無同異之書且當時去壽較近者莫如范曄曄作後漢書稱一代史才而曾無一言以正壽之訛又况

去范曄愈後者哉昔宋儒呂南夫先生家新城之西
溪嘗欲修三國志初其齋名曰衮斧乃後世卒莫覩
其書豈其集而藏之名山與或亦賞志而莫之舉與
然如壽之所以誣關侯車騎者此固難以非道罔之
不得不與之辨吾故申論之以俟夫負昭代史才職
任筆削而其言足爲天下萬世信者

讀書劄文鈔

三

華山而其言又散天...
不特不與玄...
於此書之...
其書豈其...
...
去...
...

嚴黃兩先生詩集序

余嘗謂詩道之變遷隨乎世運之升降惟豪傑之士
挺生其間者能不爲世運之所拘夫詩自三百篇外
降而漢魏而唐而宋元其中氣格品調固自不同然
亦約其槩而言之非謂唐之必不能爲漢魏宋元之
必不能爲唐也歲甲午燕公魏先生爲余談嚴滄浪
詩話并其詩余未及見全集不敢妄對一語然心竊

讀書舫文鈔

三

志之矣迨丙申歲余表昆季傅子仲安手一編示余
曰此卽子所云滄浪吟者適購之市中予卽持示魏
先生先生欣然閱之讀其序曰噫此嚴黃兩先生合
刻也惜軼其半不得與秋聲集合讀之余悵然無以
應及丁酉春予薄游洛州抵秋歸仲安復手一編曰
又得秋聲集矣予狂喜不禁袖之急走訪魏先生齋
置案上先生撫掌曰有是哉延津之劍自當會合信

不誣也因手錄兩先生詩成一卷而以刻本歸余齋
余讀兩先生詩有感焉其詩之雄渾奇秀磊落清真
如峯連嶂疊鶴立鸞翔其奇縱處如天半朱霞隨風
舒卷而幽冷之致又不啻淙淙然寒泉之下峽也其
法嚴其律精其義深以奧其聲大以宏雖旨趣不同
要各以盛唐爲歸夫兩先生俱閩之樵川人也嚴生
於南宋理宗時而黃生於元之至正間皆當詩道廢
墜頹敗不復振興之際而兩先生能卓然自立超出
於世運升降之外掃除一切而宗於唐嗚呼非豪傑
之士烏能如是哉且斯集之遇合也甚奇嚴之詩賴
黃爲後學以接薪而嚴黃之合又賴棲園周先生阻
寇於閩兩度樵川而表章之爲造詩話樓并建秋聲
亭兩先生之詩遂昭揭於人間然余之得讀斯集也
使非魏先生啟其端於前傅子仲安再四搜求之於

後余亦安知所謂嚴黃兩先生者其詩爲何如哉余
甫弱冠卽耽詩迄今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吟咏不敢
以世運之升降而失所指歸竊有志於唐而未窺其
藩籬者也敢不於兩先生集勉之

讀書舫文鈔

三

世運之升降而失所指歸竊有志於唐而未窺其
藩籬者也敢不於兩先生集勉之

嘗觀古之君子著昭昭之大節者其生平必不爲曖昧苟且之行以自隳其心術此當斷之以理不得隨流俗之訾議以厚誣古人吾於郭璞之軼事而知其誣也夫璞之爲學搜奇探奧參究天人所註南華山海諸經垂於藝苑炳若日星而青烏布著之技猶其小焉者乃誣之者以璞過廬江豔一主人之婢以豆放其屋致宅夜作祟璞筮之云不宜此婢當鬻之主人從之璞遂獲婢嗚呼此必後世挾邪術者流身爲此事而乃誣之於璞欲藉以爲口實而已曾璞也而乃出此蓋悅人之婢而以厭勝取之此乃小人之尤者推其心術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而璞之死也以忤王敦夫璞之死死於節也敦之殺璞以斥其逆舉不成而心乎晉也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端凜然

不可犯而殺身成仁於今爲烈焉向使其平日果爲
曖昧苟且如以術取婢之行則其心術已不可問又
烏能於生死之際毅然不變而大節昭昭如是哉迄
今千百年金山抔土隨潮上下陽侯所不忍攫蛟龍
所不敢觸而士君子揚舲江上布帆往來必憑眺流
連灑之以酒而弔以詩歌嗚呼非其節義之氣足以
激發於千古也與彼誣之者固不足與之深辨

讀書舫文鈔

卷

此書之編也而後其精者則其共潛者之庸氣也
不亦難而士君子揚舲江上布帆往來必憑眺流
今千百年金山抔土隨潮上下陽侯所不忍攫蛟龍
所不敢觸而士君子揚舲江上布帆往來必憑眺流
連灑之以酒而弔以詩歌嗚呼非其節義之氣足以
激發於千古也與彼誣之者固不足與之深辨

天既以至大至剛之氣付之巾幗則必使之拂逆其境窮愁憤激迫於不得不死之勢而卒以身殉斯天雖殺之而適所以表其奇以昭著於萬世椒峯朱丈爲余言其族嫂朱烈婦之事不禁肅然起敬焉烈婦某氏歸朱家夫貧且懦不能事生理生一子甫三歲食貧居賤甘如薺焉時哈提督方以營債射利小民稍有稱貸者無不被其害而烈婦之夫窘於貧適有逋券計歲月權子母雖罄室不足酬追呼者急如星火日無甯屠且云不爾必羅致婦女以償夫飲泣一策不能展烈婦曰死矣不可辱顧奈此三歲之子何門外不數武卽越城新司前之倉轉河流經其下婦念無可托此子者因運甓如圍墻置子於中使不得越奮身投下踰時旣絕尸忽蹶然而起立水面伸一

臂以指指箠中兒鄰曲觀者無不泣下以爲婦之死其烈且奇有如此嗚呼營債之毒民甚矣使烈婦不死則必受其辱辱則必死與其辱而死不若先死之爲愈且婦籌之熟矣彼貪暴淫污者流安知非以債漁色者烈婦冒以不可辱之身令彼朶頤哉是以奮然死之以絕其念使其無可冀也或追呼其少緩乎而獨惓惓不忘者則在於子蓋身有必死之途而子無偕亡之義是以生則巧其智於圍牆而死則白其心於一指非稟至大至剛之氣烏能著其奇跡使河伯亦爲之効靈哉吾以爲臣之死忠婦之死節其途雖殊其義則一烈婦旣死於水而能挺身手指其子較之鐵鉉不屈於成祖煎鑠油釜中而卒不冒北面者何以異不可謂巾幗中無烈丈夫氣然向烈婦得適一富厚家生有衣食之奉而死無身後名亦與草

歐余武貞公議疏典備嘗賢世以公當懸圖畫

夫士君子之論人也當觀其大節而畧於細行非謂細行之不足謹也蓋剛柔互用經權並施稍爲假借於其間而至於大節之所在實爲萬古名教所攸關苟於此而有所豎立以自矢其心卽足以對天地而泣鬼神而苛求者不得以他議訾焉吾越余武貞公諱煌天啟乙丑擢廷試第一崇禎朝官庶子後國變魯藩監國於越起爲大司馬督師越中及城垂破公知事不可爲下令縱民出城避難而自投於渡東橋下以死嗚呼公於大節可爲無愧矣乃今越城建祠享前賢以死甲申之難者倪文正公周文節公施忠介公死宏光之難者蕺山劉公忠愍祁公而益以死魏璫之禍白庵黃忠端公名六賢祠獨死監國之難如余公者未得與祀典論者得毋以公當魏闔擅權

時委蛇朝右少排擊功似與黃忠端公有異是以存而不論與吾獨以爲不然夫安石之變法諸賢紛紛擬投劾去質之康節先生先生進之以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當時以爲知言向使蜀公溫公輩盡以引退遠去則新法之弊愈橫宋之禍不待靖康而已劇矣當魏闖之煽禍也毒流搢紳臺省幾爲之空楊左諸君子固爲身死而名益彰矣而公獨以碩果之身鎮之以寧靜處於若遠若近之間其陰爲士流解釋者應復不少迨思陵赫然振威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而士大夫之氣得少蘇是公以一身幹旋其間以延其脉於不絕者其用心獨良苦且夫觀人者當要其終而論其大節公以魯藩監國起爲大司馬心殫力竭夙夜靡遑迨國勢旣去區區彈丸之地旣不足以及嬰徒驅百萬無辜之赤子偕赴水火而卒無

益於國事是以公先下令俾老弱得避山陬以自匿
雖賴興朝之仁厚不肆屠戮而公之於越實有全
城功及城之墮也公矢心於一死奮身波底以報國
恩迄今父老過斯橋者必歎息曰此余公殉節處也
此其大節昭昭於宇宙足以對天地而泣鬼神已與
鑑湖九曲千古同清卽較之倪周諸公何多讓焉昔
宋相江萬里不死於似道僨國之時而死於襄樊失

讀書舫文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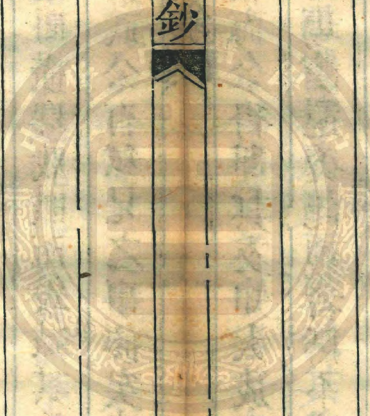
守之日預榜止水以矢心而卒以身殉至今爲烈余
公之行庶幾近之故使公而得與俎豆間忠端公有
靈亦當把臂而同歆者矣吾請得於六君子外益以
武貞余公易名爲七賢祠而以先後殉難如周定夫
王立趾潘子祥諸君從祀其旁庶爲吾越之光而亦
可爲後之君子著昭昭之大節而立萬世之名教者
勸焉

嗚呼天之報施固不爽哉衣冠有之賤隸亦然吳大成者越之伶人也色藝擅美歌舞場中首屈指娶某氏女不數年而大成死父母欲奪其志女不可固強之女曰不爾俟服終議之迨三年設祭大成塚女哭之哀伏墓後已握利刃斷喉死嗚呼烈矣議者以大成色藝自眩被其惑者不少妖冶之孽天不宜俾以貞烈之報而余得聞其友知大成有却良家婚一事大成於市場演還魂記觀者無不嘖嘖一處女惑焉病幾不起父母痛之詢得其實以憐女故備禮強大成爲婿大成曰我伶人安敢辱良家女且我自盡其業初無所庸心堅拒之女得不辱於伶人噫大成此行詎非義舉耶宜天以烈婦報也夫爲伶人婦而其烈如此況不爲伶人婦者哉以伶人而爲義舉如此

又况不為伶人者哉詎不可為衣冠者勗哉

讀書舫文鈔

三



又况不為伶人者哉詎不可為衣冠者勗哉

後衛武公辨

閒嘗讀賓筵抑戒諸詩未嘗不歎武公之德優入聖域而孜孜好學之心何其不以一息自寬使其身儻然如不終日也夫德幾於聖者其於天性也必厚而學之至髦不倦者其少之自律也必精此其人甯復有骨肉之間橫肆戕賊而毀滅其倫常也哉乃衛世家所載言武公有弑兄之事謬矣史言釐侯之子

讀書劄文鈔

三

共伯其弟和釐侯悅和多與之貲盡施國中國人德之因葬釐侯并築共伯於隧道而殺之遂立和是爲武公嗚呼武公之於共伯親則兄也尊則君也以財要結夫國人假手殺之而自立此卽中人以下者有不爲而謂武公爲之乎夫公之見悅於國人必其德足以服之也而其德足以服人乃自飭其身於聖賢之途非若後世之矯情詭行謀奪儲貳之舉也况人

心之所以不死者祇此不泯之天良耳借令如史遷
所言一時之民或誘於利而爲之役矣何以淇澳之
章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者衛之民猶流連感歎
於不衰哉且聖人之作春秋也於亂臣賊子尤嚴許
世子不嘗藥而以弑父書誅其心也使果有弑兄之
迹昭昭如武公者聖人寧獨諱焉而何以大書特書
中未嘗置一語朱子箋詩於邶鄘諸篇如佖壽兄弟
間晰之甚詳而栢舟之詩但云衛世子共伯早死而
已紫陽直筆繼獲麟而秉袞斧寧獨於武公諱焉而
何以此外無異詞原之於聖人斷之以朱子史遷之
謬也益信吾以爲微特武公之事不足據卽共伯之
被弑亦不足據何則人弑吾兄而擁戴之吾竟忘其
仇而儼然君焉使武公而如是縱無以利要人之事
其罪亦與弑兄等故使當日而寔有斯事武公必且

伐仇討賊布告天下遜位而不居而何以未之前聞也知共伯之弑不足據而武公無所庸其辨矣古之論腐遷者以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槩可見矣夫武公之聖之學不免罹其誣如此况不及武公者哉龍門之筆冠絕諸史而以傳聞異詞以致紕繆如此又况後之顛倒是非者哉

或曰此耄而進德也夫自滅其天倫而欲外飭學

讀書舛文鈔

表

問以欺世無論世不可欺也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使武公而出此吾不知其切磋琢磨者爲何等矣乃武公之德以睿聖稱惓惓於聖賢之口又烏可以斯誣之

論腐遷者以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槩可見矣夫武公之聖之學不免罹其誣如此况不及武公者哉龍門之筆冠絕諸史而以傳聞異詞以致紕繆如此又况後之顛倒是非者哉

跋長干行 楚中李中素爲伶人朱音仙賦

音仙以聲伎縮虎符名器濫矣其不爲李天下者幾
希長干行哀音促節如故巢燕子訴說興亡覺芳草
斜陽大有山河之異此玉樹後庭所以江東氣盡也
連昌辭長恨歌此行當置身元白間

讀書舫文鈔

三

題長干行

楚中李中素爲伶人朱音仙賦

張長史墨跡記

張顛草聖真跡罕覩揮毫落紙如雲煙後世僅耳食之而已癸卯夏余館秣陵臬得觀張長史縑書四絕變動波折天矯離奇如鬼神雷電不知其來莫測其往而又不出於準繩之外誠千古之墨妙而余生平觀書之大快事也卽其詩雜咏云見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章江昨夜月送我過揚州見遠亭云高亭登

讀書舫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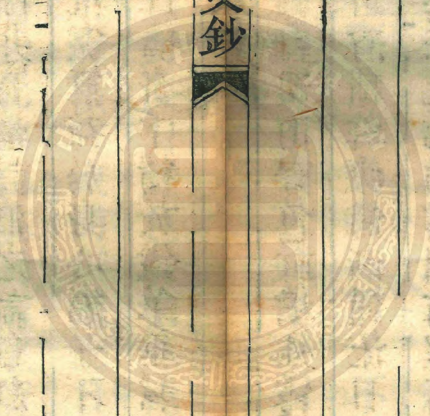
卑

可望朝暮對溪山野色軒檐外霞光几席間晚出水北云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三橋云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行人隔水聞魚躍其渾融深遠之致非開元以後所能彷彿者余每讀之神情飛躍爲作長歌以誌喜書後有柯九思陶宗儀文衡祝允明諸公評跋云尙有春草詩濯烟帖二墨跡流落人間古今至寶永傳不朽當

必有呵護之者不識異日奇緣更能邂逅一觀之否

讀書筋文鈔

望



必自爾時始之者不識異日奇緣更誰說之

題門也陳文印譜

自字學失傳而蟲魚鐘鼎之跡罕識其真一遇金石遺編摩挲雙眼其能泝流窮源辨析所謂先秦兩漢者幾人哉卽或有留意形聲精心刻畫而微言片語多採輕浮非寄情詩酒之詞卽紅豆相思之句雖足資爲清玩究無益於身心君子不取焉門也陳文鑑湖名宿性嗜奇字精於鐵筆垂髫至白首揣摩考證樂此不疲挾技以游名公鉅卿多倒屣丁未春游渤海偶擇程朱二夫子語錄所載省身修德懲忿窒慾之語鑄之他山得百二十有奇予敬讀之卽一言一字皆可奉爲章程終身行之有不能盡者其文簡其理該其義精列之座右洵有益於身心不淺至於章法之妙腕力之健直追前輩名家非時流所能望其肩背者夫古人盤匱劔杖皆著箴銘藉以自儆則茲

讀書劬文鈔

聖

刻也當與太學石經並傳不朽識者得之於青珉紫
臺之外可耳

讀書舫文鈔

墨

此書與太學石經並傳不朽識者得之於青珉紫
臺之外可耳

馮坦園先生塞外草跋

今試立一詩人於此讀其詩盡出於珠玉錦綉宴酣
佚樂詩雖工可謂之詩乎又試立一詩人於此讀其
詩僅在藥竈茶鐺堂帷籬落間詩雖工可謂之詩乎
然則詩之道亦在窮與遊而已窮而工窮而遊益工
窮與遊而詩之道在是矣壬寅歲余渡河浮淮絕大
江止吳郡得觀大湖兩洞庭之概又復泝江詣金陵
讀書舫文鈔

四

覽牛首孝陵之勝蹟更西上抵姑孰登采石憑弔太
白之樓買舟北歸倒其橐僅得江上唵一卷窮與遊
有加矣而詩之不工如故也未嘗不啞然自笑及乙
巳冬獲交於坦園馮先生出其塞外草平安集諸詩
讀之感慨淋漓瑰麗奇峭覺蓬蓬鬱鬱之氣流露楮
墨間何其於情於景寫之備極其工也蓋先生以儒
冠就幕仗劍從軍冰天雪窖靡景不嘗絕徬廬無

遠勿屈所見衰草黃沙驚禽駭獸野曠天低山頽海
立與夫征人戍卒念遠思家或歌或哭於羌笛蘆管
間者感於其中勃不可遏用以寫其抑鬱牢騷侷儻
不平之概故其述情也苦其記事也奇而其言景也
大且遠此固非斗室面牆所能望其影響者余雖未
讀先生之全集不知向之所就何如而執此以論可
謂工矣謂非窮與遊之力則不可余亦出所著南遊

讀書劄文鈔

墨

諸什質之先生謬承許可蓋余之窮過於先生而先
生之遊乃勝余十倍其詩之工不工固可槩見矣予
方將買斗酒擁洪鑪與先生數其窮叙其遊而讀其
詩酒酣耳熱間取少陵出塞諸篇擊如意而歌之應
亦有相視而歎莫逆於心者耶

芸書閣騰稿序

予友查心穀幽羈九載始邀矜釋與嘉耦含英夫人
遂其倡酬之願雨簾刻燭花徑分牋致足樂也顧綠
綺纔張朱絃遽斷拂床篔冷寒幄香銷泪漬春衫情
何以遣心穀既作悼亡詩若干首情深語苦若鵲鳥
嘯春冷猿嘯月使人難以卒讀尋復哀其含英夫人
前後所作并倡和諸詩爲一集迹其集中所載大都
讀書劬文鈔

巽

哀楚之致多而愉樂之聲少豈詩之果爲人識與抑
自知其慧福不能兼而豫爲是無涯之戚與予嘗深
夜對酒讀之三嘆顧謂內子韻山曰讀此益增人仇
儷之感韻山曰生死固自有命所恨者歷憂患而未
竟其樂耳竊欲卽其集中所咏夜合花之意拈句弔
之可乎予曰閨中偶詠本不可以外播然非所論於
含英夫人也汝試誦之韻山遂吟曰嫣紅取次歛幽

姿正是檐牙日墮時可惜夜長難得旦重開不見費
相思予爲之慨然因命侍姬媚川執燭捉筆而爲之
序

讀書劄文鈔

卷

此卷內容為讀書劄文鈔的序言，文字因年代久遠而模糊，但可辨認出「姿正是檐牙日墮時」等字樣，與右側正文相呼應。

吾人藐然中處立昭代以溯中天遐矣邈矣欲求上下數千百年間其統緒相傳興亡承襲制度文章作述沿廢井然心與口之間不啻身歷其世者其在讀史之力歟自學者以制科爲進取專事帖括遂將史冊束之高閣間有從事於此者復以卷帙浩繁頭緒茫然非歲月所可卒業因而厭怠中輟焉此蓋未得

讀書舫文鈔

吳

提綱挈領溯流窮源之要道也夫史學之難明久矣拘墟者不足與談經濟而橫肆臆斷者又多偏陂之虞且涉獵之子浮光掠影方其議論風生似覺可聽及按其歲時代序或多前後互異之訛間指一器一事而詢其所自則又語焉不詳訥訥不能出諸口徒日習而不察焉嗚呼此史學之所以難也予自幼雅嗜史學思將帝王世系編年紀歲彙成一集以爲讀

史之大綱因自洪荒以迄有明其間父傳子受兄終弟及禪篡廢立剖而晰之皎若列眉其論斷數語悉本前賢而於建元改元建都遷都謚法葬地以及卽位之甲子享國之厯數后妃之姓氏則予加詳焉且更有進焉者天垂象聖人則之道無形也而寓於器德不可見也而發於制度文章之表著無論古先聖王開物成務制器尙象竭耳目心思以垂後世卽三代以還歷朝之君相踵事增華其儀文器具設官立政亦莫不有造始之端故雖一物之初創一事之經始俱有關乎治亂興亡之道予因本諸綱目廣搜各史旁及羣書凡一器一事必標誌其始作之因起於何代何帝卽附識其下俾人開卷之際心口井然摘而舉之如數家珍焉閱二載而脫橐名之曰厯代紀原使天下讀史者執是編以爲綱領而貫以全史則

山莊江上吟叙

予以貧出遊出遊而仍無濟於貧夫貧何病顧予有老親此非高臥時也故不得不遊壬寅夏吳宰蔡君偕予赴吳門由河入淮憇息廣陵渡大江得覽金焦北固之勝放棹毘陵抵蘇郡得探太湖兩洞庭之鉅觀境與興會間亦成句迨歲杪表昆廉憲葛公招予遂冒雪拏舟泝江抵白下復得拜孝陵遊靈谷鷄鳴後湖牛首雨花秦淮諸勝蹟恣予遊覽度歲以來忽忽數月官齋岑寂無所事事蕭蕭梧竹亂我心曲因檢囊中爲之刪補得詩百篇然其間大率感慨抑鬱思親憶遠登高寫離騷之極目非壯遊愉快之音也因貧而遊遊而仍貧其詩如此無足怪者夏六月觀察徐公時攝權政予館其署水檻數楹開窗可眺鍾山庭午人靜因類叙其草都爲一集名之江上吟予

不得已而遊又不可以久遊行將爲菽水謀使不致
垂橐卽束裝北上進孟飯酌卮酒奉晨夕意興閒適
卽朗讀集中一二章指述其山川雲物之勝槩以供
老親之臥遊此則予之志也夫

讀書舫文鈔

垂

不覺日而遊又不可以久遊行將爲菽水謀使不致
垂橐卽束裝北上進孟飯酌卮酒奉晨夕意興閒適
卽朗讀集中一二章指述其山川雲物之勝槩以供
老親之臥遊此則予之志也夫

少陵詩話纂叙

說詩之道孟氏無以文害辭辭害志之論尙矣而古人云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許作詩蓋詩之道非精深無以闡其理非活潑無以達其機學者能於精深活潑間加意焉則思過半矣少陵詩冠古今超前軼後前人說其詩者如歐王蘇黃後山誠齋輩甚夥然皆分見於各集中纍纍然如珠之散布而未貫也

讀書舫文鈔

卷

戊戌夏偶讀千家集註杜本恍然有會因廣集諸詩話中說杜者得百七十一條裒爲一帙名曰少陵詩話纂其間議論反復釋疑正訛或獨出己見或互相推究片語隻字不容輕過而又非拘泥章句強以胸臆肆其穿鑿必會其神理論其時勢所謂精深活潑兩得之矣故每一翻閱儼如諸君子親臨几席抵掌揮塵不禁玉屑霏霏撲人衣袂也山谷云自少陵以

來四百餘年未有登其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予固望
其籓籬而未見者也尙何容喋喋而茲編之輯亦以
詩之理與機有默會於中而不能自己者高山景行
不能至而心嚮往其予與少陵之詩之謂與

讀書舫文鈔

卷

其書雖由宋景濂所輯而亦猶自各篇別裁其
來四百餘年未有登其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予固望

吾家之遷於天津也自十六世祖象三公始公幼有

神童名遇書如宿讀十歲能詩文每有所作輒驚者

宿泉亭老人魏燕公尚賓引為忘年交後家天津學

益進姜編修宸英梅宮詹之珩亟鑒賞之時邑查氏

方築水西莊名流雅集觴詠殆無虛日蓮坡老人為

仁獨與公厚共視席者幾二十年壽四十有三無疾

而終生平喜交游嗜吟詠不慕榮利博學彊志撰述

讀書舫文鈔

卷

極多著有讀書舫文藁詩鈔詩餘筆記歷代紀原江

上吟少陵詩話纂日下舊聞錄吉光片羽集鴻雪山

房詩集讀畫編薤露集薤露遺音承勳擬次第刊行

以竟先志茲先將讀書舫文藁抄錄參校付諸剞劂

上以仰酬先德下以昭示來茲區區苦衷庶幾稍慰

然非獨承勳志也蓋自吾高曾以來所有志而未逮

者承勳竊繼其志而有以成之也更期後起子孫克

承家學讀是集而興起焉則不獨余之幸而亦吾先
人所厚望也夫同治三年歲在闕逢困敦涂月裔孫
承勳謹識

讀書筋文鈔

姜

承勳謹識

人視學塾也夫同治三年歲在闕逢困敦涂月裔孫
承勳謹識

